

# 母亲开店

□孟祥菊

年初，六旬过半的母亲硬是不顾子女的反对，在乡下的老宅开了一家便民店。因她性情温和、脾气谦好的缘故，每日里来店内购物和闲谈的人很多，通常要忙到很晚才能休息。

那些常到小店驻足的乡邻们，多是一些婶婶大妈级的老街坊。她们喜欢打着购物的幌子，在母亲的小店里一聊就是半天。聊的话题也不复杂，不外乎南北二屯的家长里短，诸如三家的媳妇生了个龙凤胎，李家的夫妻又闹起了小别扭，赵家的母猪一下子产了十五个小猪仔，等等。话题聊完了，午饭时间也该到了，一个个便意犹未尽地回家吃饭去，母亲这才有片刻清净。

别人开店尚能盈利，母亲的小店却常常亏空，原因是母亲不善管理。村中的百姓购物，多有不付现金的“陋习”，总是喊着要记账，等钱额达到一定数量再集中偿还。母亲通常会在柜台上放着一个记账本，无论是谁拿了东西，只需在上面登个记就行，母亲从来不去核对。日久天长，酱油、白酒、咸菜、干豆腐之类的毛账便无人来还。偏偏母亲又是个极爱面子的人，人家不来还账，她也不晓得去要，于是这些明细账又都成了死账，让人家白白占了便宜。对此，我时常埋怨母亲的粗心，可她却不以为然：“都是乡里乡亲的，就当作是扶贫了。只要大家高兴，搭点就搭点，又

没便宜了外人……”

最让我不高兴的是每次节假日回家探亲，一路风尘的我疲惫地赶回家中的时候，母亲的这些邻居们非但不晓得避让，反倒一个个兴奋地和我搭起话来。说的无非是些“在哪教书”“工资多少”之类的老话。个别人还一再以长辈自居，喜欢用“你娘辛苦，要多孝敬她”这样的俗语来教训我。这些话我心里本不爱听的，却又无法驳斥，因为怕惹母亲不满，最后只得用“娘，饿肚子啦！”之类的善意谎言，生生地支走他们。

那年端午节回老家，我发现母亲的小店里居然多出一拨打牌的人，弄得满屋都是劣质烟草味。傍晚时分，趁帮母亲清洁店铺的空

当，我开始责备起她来：“二手烟对人是有害的，时间久了，身体会吃不消的。”母亲一笑，朗声说道：“你娘哪有那么贵气！再说了，这叫一方水土养一方人。唠嗑打牌是乡下人惯有的一种休闲方式，大家凑在一起，玩玩乐乐，多好啊。其实，我心里还要感谢他们呢，正是有了这种不花钱的陪伴，我才觉得每个月都过得舒坦……”

母亲的话令我瞬间无语，脑中忽然想起了作家三毛行走沙漠时遭遇的一段故事。三毛初到大沙漠时，结识了一群肮脏而邋遢的撒哈拉夫人，这些人喜欢强盗般不停地到她家去“借东西”，屋内的灯泡、熨斗和电线，厨房里的洋葱、腊肠和火柴，就连三毛

走路时穿的鞋子及抹在脸上的化妆品等，都成了邻居们轮番借用的对象，而这些又通常是只借不还的。到了最后，三毛的家里只有两样东西没有出借过，那便是自己的牙刷和丈夫荷西。记录这段往事时，热情的三毛还给它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——《芳邻》，并在故事的结尾写下这样一句动人的话：“感谢这些乡邻，我沙漠的日子被他们弄得五光十色，再也不知道寂寞的滋味了。”

仔细想来，母亲的这些邻居也当属三毛笔下的那些撒哈拉夫人吧。他们用自己素质不高的小爱好，和略含“芬芳”的小热情，使得母亲的暮年生活变得欢愉而不颓废。

平生喜爱看花开，但独爱看迟菜心花开。记得前几年下乡，每到冬日总喜欢到那绿油油的迟菜心田间漫步，感受那份融融的绿意。一畦畦，一片片，迟菜心叶子娉娉婷婷，似伸出的手掌，碧绿郁郁；叶丛间伸展着金黄色的菜花，晨光下，远看似黄绿色的花海在翻滚，一波又一波连绵起伏，比起青海金银滩的油菜花也丝毫不逊色。步入菜花丛中，还可以看到蜜蜂飞来飞去，蝴蝶翩翩起舞。虽然是冬季，却俨然一幅生机盎然的春景图。

迟菜心，又名高脚菜心，一般在冬天种植和收成，深冬才上市，比一般菜心要迟，所以称为迟菜心。迟菜心在增城北部乡镇到处都出产，但数小楼镇的“小楼迟菜心”最出名。“冬至到，菜心甜”，菜心历经霜降，冻上三五天后会更加清甜。据说某年冬天，小楼镇腊圃村遇大霜，荔枝等果树都被冻死，但长在树下的迟菜心却傲然挺立，农民们摘下一试，霜后菜心清脆甜美更胜于往日，迟菜心的美名才迅速传扬开来。

迟菜心皮脆肉软，口感独特，味道鲜甜，深受食客欢迎，素有“菜心之王”、“菜品之冠”的美誉。记得曾吃过一次菜心宴，竟有十种不同的做法，颇有创意。迟菜心也可用来煲骨头汤，又可以与五花肉搭着一起蒸，味道十分上乘。元末明初尚书增城小楼人张度便曾有诗云：“七姐洞中神仙草，辗转名山显物华。菜心盈翠冬日迟，天赐丰饶胜奇葩。”《增城县志》亦对迟菜心有记载：“心最美，为蔬品之

据张总介绍，前几年迟菜心还走进人民大会堂、钓鱼台国宾馆，甚至登上广州《财富》全球论坛的餐桌，2019年品牌价值高达36.7亿元人民币，成为蔬菜品类中位居广东省第一的菜品。

去年新年期间，我驾车回小楼重走当年扶贫路。

又见到农民们忙着收割迟菜心，一筐筐装上物流车，一派丰收盛景。我即兴吟诵了一首诗：“迟菜花开色正妍，从中万绿舞蹁跹。欢欣最是田农家，满载丰收笑乐颜。”

迟菜心花开更盛，是我最美的期待。

《“乡音”征文》栏目欢迎投稿。稿件要求具有纪实性，以散文随笔为主，紧扣岭南文化。投稿请发至邮箱：hdjs@ycwb.com，并以“乡音征文”为邮件主题，个人信息请提供电话、身份证号码。

## 大美中国

### 屯溪老街： 流动的 “清明上河图”

□文/图 钱国宏

走进屯溪老街，感觉自己瞬间“穿越”到了宋朝——放眼望去，古朴的茶楼、酒肆、书场、墨庄、纸坊……招摇着、遐想着，像《清明上河图》一样，逐层在视野中展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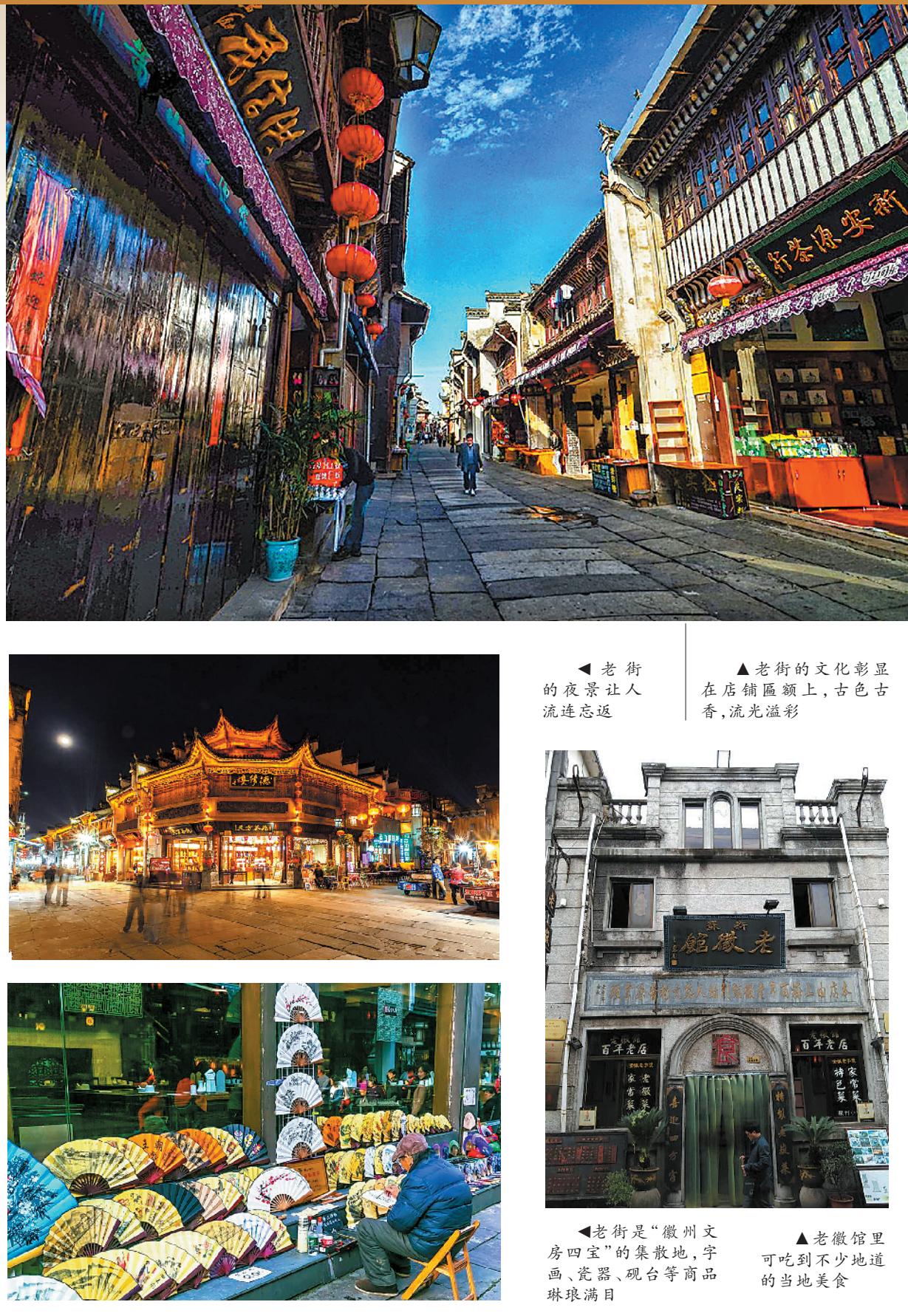
屯溪老街是安徽黄山市一个“标签”景点，它位于城区中心地带，全长1272米。以宋代风格为主建成的300余幢徽派建筑鳞次栉比，形成了老街的主体筋脉。3条横街和18条小巷的拼接、组合，使老街呈现鱼骨架形分布，窄东宽，井然有序。

老街原名屯溪街，由新安江、横江、率水河三江汇流之地的一个水埠码头发展起来，始建于宋。当年大批徽商将临安（今杭州）的建筑风格带回了家乡，屯溪地区的建筑便保留着宋代风格，老街因此也有了“宋城”之誉。

石板青街面，屋脊小青瓦，白粉马头墙……走在老街上，可见临街店铺的建筑多为两层砖木构造，梁柱为骨，砖砌到顶。底间设计奇巧，挑檐高悬，透着东方古朴的建筑美学魅力。楼上，临街花窗洞开，典雅秀气。店铺间有马头墙相隔，屋顶清一色盖着小青瓦。老街建筑多为沿街敞开式和内天井式，或二进二厢，或三进三厢，庭院深深，别有天

一条老街，就像是一条历史长廊，尘事遥远，灯火可亲。认真阅读每一家店铺，每一方匾额，都能感受到时光的回声。出了老街街口时，忽然看到一副对联：“走不完的前程，停一停，从容步出；急不来的心事，想一想，暂且丢开。”吟咏着对联，回望着老街，我的胸襟为之顿开。

《大美中国》栏目欢迎投稿。稿件要求以纪实性的图片为主，紧扣“大美中国”主题，内容不限，可人可景可物。投稿请发至邮箱：ywdmzg@163.com，并请以“大美中国”为邮件标题，同时提供个人信息包括联系电话、身份证号码。



### 把日子“摆”成一幅画

□李秀芹

杨老大在院子里晒辣椒。红彤彤的辣椒铺在圆簸箕里，中间偏要放上一个黄色圆南瓜。隔天我又路过，见圆南瓜搬上石阶上晒了，辣椒又和玉米搭配起来，组合成一幅五星红旗的图案，黄配红的色彩，顿时让农家小院蓬荜生辉。我夸杨老大是心里住着个画家，她听完呵呵乐，指着屋顶让我看，原来上面还晒着柿子，而且还摆成了两个大字“丰收”。

小院经杨老大这么一摆，立马有了艺术气息。我置身其中，心情也愉悦起来。杨老大打开了话匣子。她说早些年，种地全靠一双手，赶上秋收累死个人，她生的都是女儿，地里的重活儿全指着杨老大一人。但即便再累，杨老大也会趁休息空当，就地取材，用庄稼“摆画儿”。有时用地瓜摆几个字，有时用萝卜拼一幅图，有时用玉米摆出一个小动物。杨老大骂老杨，弄这些干吗，有那力气还不如坐地歇歇歌。老杨却说，在大地上摆一幅画也是休息呀，既休息身体又休息大脑，干活时瞅一眼自己的杰作，疲劳就会消除大半。

杨老大没有觉得老杨的画能消除疲劳，倒是那些种地的邻居发现了，都跑过来看，还啧啧称赞老杨有艺术细胞。老杨开心得像吃了蜜糖。杨老大也“妻以夫荣”，嘴上嗔怪“他就是闲

的”，心里却乐开了花——果然，干一天农活的疲劳消散了不少。

后来杨老大也染上了老杨这个“毛病”。她在家里做個饭也要摆个花样，即便炖一锅白菜豆腐汤，也要在豆腐汤旁放一小碟萝卜咸菜；萝卜咸菜切成片，摆成凤凰尾的样子，再在上面点缀几棵香菜；馒头切成片摆盘子里，里面掺杂一点儿水果丁，一盘水果馒头大功告成。那时物质匮乏，水果也是稀罕物，家里买一兜苹果还得藏起来，隔几天给孩子们每人分一个，以免控制不住馋虫，被孩子偷吃了。水果摆进盘子里就不同了，一个苹果切丁撒馒头片里，每人夹几块，既安慰了味蕾，又做到了细水长流。

因此，杨老大家的餐桌食材虽不比其他家的丰盛，但饭菜却摆出“大餐”的感觉。每天吃饭时，大家也因摆盘精致而有了不一样的喜悦和期盼。虽然天天白菜豆腐、豆腐白菜，但每天“花样”不同，一家人便多了一份“舌尖上的期盼”。

杨老大越活越有贵族气，从穿衣吃饭到家里的陈设，处处透露出生活的精致。杨老大说，人活着就要有精气神儿，命运给你一个窟窿，你补上一朵花儿，老天爷也得为你竖大拇指。

我也想学学杨老大，学会“摆画儿”的生活，把平淡日子过成一幅画。

### 开学饭里藏着爱

□刘希

我的印象里，小时候每当开学报名那一天，便是我们全家人最忙碌的日子。

父亲要帮我从家里扛课桌到教室里，要背大米到学校食堂搭餐，要到班主任手上交学费，还要到商店买学习用品……忙得晕头转向。母亲则天不亮就起来忙着烧水、杀鸡，准备丰盛的午饭。等我和父亲忙完回到家时，桌子上已是土鸡、猪蹄、辣椒炒肉等好吃的摆满了一桌子。母亲说这是“开学饭”，专门为我准备的，还说吃了这顿“开学饭”，以后开开心心地去上学，能考个好成绩，将来能出人头地。

家里养的鸡，不到逢年过节是舍不得杀一只吃的。可母亲说读书是我们家大事中的大事，所以开学饭一定要隆重。她说，只有努力学好了知识，才能走出农村，成为“公家人”。母亲的这些唠叨，我早就熟悉到能背诵了，但当时并没觉得农村有什么不好，所以总是漫不经心地听着，心里只美滋滋地想着“开学饭”中的种种美味，想着要是一年开十次学，该多好。

吃开学饭，母亲必先敬一下祖先。盛一小碗饭，碗上搁一双筷子，旁边再摆一小杯饮料。母亲在旁边振振有词：“你们吃好喝好，保佑她学习进步，上课认真听讲。”我觉得这听讲认不认真不是我自己才能决定的吗？怎么爷爷奶奶保佑一下也能行？但母亲表情极其严肃，我想笑也只能忍住。而外公外婆他们“吃”过的饭，是绝不可给我

吃的，他们说，吃了这种饭的人记忆力会严重减退。所以我吃的饭必定是母亲另外盛的。我接过饭，便开始狼吞虎咽起来。父亲则会趁势喝两杯小酒，借着酒劲给我讲人生道理，讲学习的重要性，讲他因为读书少而吃过的一些亏。只有这种时候，父亲即使开怀畅饮母亲也不会反对，偶尔她还会再拿只酒杯，和父亲对饮。

我家的“开学饭”，一直吃到我大学毕业。

如今，我住在城里，生活过得不错。母亲常常笑着说，这些都是因为每学期给我准备了“开学饭”的缘故。我也不反驳，只是时常依她的话说：“真的呢，若不是您的‘开学饭’，哪会有我现在的美好生活呀。”这时的母亲，就会满足地笑出声来。

如今，虽然知道读书不是唯一的出路。但每到开学，我也会给我的孩子做一桌丰盛的“开学饭”。我也会学着母亲的样子，给他们讲学习的重要性。老公当然会不遗余力地给孩子们讲人生道理，鼓励他们认真学习。两个宝贝像极了儿时的我，一样是漫不经心地听着，偶尔也会说上一句：“你们老是这样唠叨，烦不烦？”我和老公只能面面相觑，不再吭声。

我也是在母亲的教育下，才明白父母对子女的殷切希望，饱含在这朴实的一蔬一饭里。许多年后，我的孩子们有一日也会明白这顿“开学饭”里深藏着的真情实意。

### “乡音”征文·作品选登

#### 迟菜心花开

□胡欣育

冠。”我爱上迟菜心，不仅因为其鲜甜美味和各种传说，更因为它见证了一段脱贫攻坚故事。

记得前几年下乡，每到冬日总喜欢到那绿油油的迟菜心田间漫步，感受那份融融的绿意。一畦畦，一片片，迟菜心叶子娉娉婷婷，似伸出的手掌，碧绿郁郁；叶丛间伸展着金黄色的菜花，晨光下，远看似黄绿色的花海在翻滚，一波又一波连绵起伏，比起青海金银滩的油菜花也丝毫不逊色。步入菜花丛中，还可以看到蜜蜂飞来飞去，蝴蝶翩翩起舞。虽然是冬季，却俨然一幅生机盎然的春景图。

迟菜心，又名高脚菜心，一般在冬天种植和收成，深冬才上市，比一般菜心要迟，所以称为迟菜心。迟菜心在增城北部乡镇到处都出产，但数小楼镇的“小楼迟菜心”最出名。“冬至到，菜心甜”，菜心历经霜降，冻上三五天后会更加清甜。据说某年冬天，小楼镇腊圃村遇大霜，荔枝等果树都被冻死，但长在树下的迟菜心却傲然挺立，农民们摘下一试，霜后菜心清脆甜美更胜于往日，迟菜心的美名才迅速传扬开来。

迟菜心皮脆肉软，口感独特，味道鲜甜，深受食客欢迎，素有“菜心之王”、“菜品之冠”的美誉。记得曾吃过一次菜心宴，竟有十种不同的做法，颇有创意。迟菜心也可用来煲骨头汤，又可以与五花肉搭着一起蒸，味道十分上乘。元末明初尚书增城小楼人张度便曾有诗云：“七姐洞中神仙草，辗转名山显物华。菜心盈翠冬日迟，天赐丰饶胜奇葩。”《增城县志》亦对迟菜心有记载：“心最美，为蔬品之

据张总介绍，前几年迟菜心还走进人民大会堂、钓鱼台国宾馆，甚至登上广州《财富》全球论坛的餐桌，2019年品牌价值高达36.7亿元人民币，成为蔬菜品类中位居广东省第一的菜品。

去年新年期间，我驾车回小楼重走当年扶贫路。又见到农民们忙着收割迟菜心，一筐筐装上物流车，一派丰收盛景。我即兴吟诵了一首诗：“迟菜花开色正妍，从中万绿舞翩跹。欢欣最是田农家，满载丰收笑乐颜。”

迟菜心花开更盛，是我最美的期待。

### 邻居送来梅干菜月饼

□明前茶

加班后回家，在黑暗的公用走道里摸索着门锁，忽然发现门把手手上挂着一个绳网小兜。兜里的东西摸上去还是温热的，能闻见梅干菜的香味，我心头一阵温热：应该是邻居吴婶送来的自制梅干菜月饼。

吴婶把粗陶坛子放在公共走廊里，结果我家买了新椅子子都无法进门，唯有请她来把门口的坛子抱到一边，我家的门才能完全打开。这是有点尴尬的事情。但是，吴婶才烤好的金黄色的小月饼，既成为她家孙儿的放学点心，也成了我家女儿的放学点心。有时，我临时加班，雨夜连绵，回到家时发现女儿淋湿的衣裤已经被吴婶就手洗净，吹晾在走廊上，而女儿已经换上了吴婶的大毛袜，喝上了一大碗姜汤。

我们刚搬来的时候，吴婶的儿子还没有结婚。他最喜欢在楼前的空地上玩空竹，能把空竹抖得像一上一下飞旋的无人机一样，发出震耳欲聋的嗡嗡声，令人啧啧称奇。吴婶总是跟我叹息：儿子快40岁了，依旧不曾恋爱结婚。父母急在心里，嘴上却不方便催。谁知，姻缘说来就来，吴家儿子就在40岁那年，与一位年轻朴实、从乡下来打工的女子结婚了，婚后还三年抱俩。他们依旧与父母挤住在一起，方便照料小孩子。

住得挤，吴婶就开始悄无声息地拓开门口的地盘。先是在走廊边缘搭了木架子，放上了几盆花和十几双鞋。见我没有反对，她又挪出了家里晒干的淘箩、晾饺子的竹匾、卤味的铁锅、炖鸡汤的高腰砂锅。见我还是原样打招呼，脸上不见愠怒，吴婶就试着把家中大大小小的几个粗陶坛子也挪了出来。

这几个坛子，我认得的。它们有的夏天负责晒黄豆酱；有的冬天负责腌五香萝卜干和糖醋蒜头；有的负责在立夏前后腌咸鸭蛋，端午节两个孙儿便有自制的鸭蛋网兜；还有的坛子，每年11月要腌菜，到了第二年春天晒干成金红色的梅干菜，到了中秋节前，梅干菜要被隆重请出来，泡水回软，好拌入上好的猪肉糜，做梅干菜月饼。

吴婶既是一位精明能干的奶奶，藏着眼睛的私心，也是一位慷慨好客的邻居。你要想在她的身边过得惬意，全看你看重的究竟是她性格中的哪一面。